

# 归田录

〔宋〕欧阳修撰

## 目录

自序.....	01
卷一.....	02
卷二.....	19
佚文.....	36

## 自序

《归田录》者，朝廷之遗事，史官之所不记，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，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。有闻而诮余者曰：“何其迂哉！子之所学者，修仁义以为业，诵《六经》以为言，其自待者宜如何？而幸蒙人主之知，备位朝廷，与闻国论者，盖八年於兹矣。既不能因时奋身，遇事发愤，有所建明，以为补益；又不能依阿取容，以徇世俗。使怨嫉谤怒，丛于一身，以受侮于群小。当其惊风骇浪，卒然起於不测之渊，而蛟鳄鼉鼉之怪，方骈首而闯伺，乃措身其间，以蹈必死之祸。赖天子仁圣，惻然哀怜，脱於垂涎之口而活之，以赐其馀生之命，曾不闻吐珠衔环，效蛇雀之报。盖方其壮也，犹无所为，今既老且病矣，是终负人主之恩，而徒久费大农之钱，为太仓之鼠也。为子计者，谓宜乞身於朝，退避荣宠，〔一〕而优游田亩，尽基天年，犹足窃知止之贤名。而乃裴回俯仰，久之不决，此而不思，尚何归田之录乎！”余起而谢曰；“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，吾其归哉，子姑待。”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庐陵欧阳修序。

### 注释

〔一〕退避荣宠夏敬观校(以下简称夏校)：祠堂本有夹注：“一作远引疾去，以深戒前日之祸”十三字。

## 归田录卷一

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，至佛像前烧香，问当拜与不拜，僧录赞宁奏曰：“不拜。”问其何故，对曰：“见在佛不拜过去佛。”赞宁者，颇知书，有口辩，其语虽类俳优，然适会上意，故微笑而颔之，遂以为定制。至今行幸焚香，皆不拜也。议者以为得礼。

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，而制度勘精，都料匠预浩所造也。塔初成，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。人怪而问之，浩曰：“京师地平无山，而多西北风，吹之不百年，当正也。”其用心之精盖如此。国朝以来木工，一人而已。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。有《木经》三卷，今行於世者是也。

国朝之制，知制诰必先试而後命，有国以来百年，不试而命者才三人：陈尧佐、杨亿、及 忝与其一尔。

仁宗在东宫，鲁肃简公(宗道)为谕德，其居在宋门外，俗谓之浴堂巷，有酒肆在其侧，号仁和，酒有名於京师，公往往易服(一作衣)微行，饮於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将有所问。使者及门而公不在，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。中使遽先入白，乃与公约曰：“上若怪公来迟，当托何事以对？幸先见教，冀不异同。”公曰：“但以实告。”中使曰：“然则当得罪。”公曰：“饮酒人之常情，欺君臣子之大罪(一作罪大)也。”中使嗟叹而去。真宗果问，使者具如公对。真宗问曰：(一作公)

“何故私入酒家？”公谢曰：“臣家贫无器皿，酒肆百物具(俱)备，宾至如归，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，遂与之饮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无识臣者。”真宗笑曰：“卿为宫臣，恐为御史所弹。”然自此奇公，以为忠实可大用。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，公其一也。其後章献皆用之。

太宗时亲试进士，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。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，皆有时名，庶几文思敏速，何尤苦思迟〔一〕。会言事者上言：“举子轻薄，为文不求义理，惟以敏速相夸。”因言：“庶几与举子於饼肆中作赋，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。”太宗闻之大怒，是岁殿试，庶几最先进卷了，遽叱出之。由是何为第一。〔二〕

故参知政事丁公、(度)晁公(宗慝)往时同在馆中，喜相谐谑。晁因迁职，以启谢丁，时丁方为群牧判官，乃戏晁曰：“启事更不奉答，当以粪壑一车为报。”晁答曰：“得壑胜於得启。”闻者以为善对。

石资政(中立)好谐谑，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。尝因入朝，遇荆王迎授，东华门不得入，遂自左掖门入。有一朝士，好事语言，问石云：“何为自左(去声)掖门入？”石方班，且走且答曰：“为大(音)王迎授。”闻者无不大笑。杨大年方与客棋，石自外至，坐於一隅。

大年因诵贾谊《鹏赋》以戏之云：“止於坐隅，貌甚闲暇。”石遽答曰：“口不能言，请对以臆。”

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：冯相(道)、和相(凝)同在中书，一日，和问冯曰：“公靴新买，基直几何？”冯举左足和曰：“九百。”和性褊急，遽回顾小吏云：“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？”因诟责久之。冯徐举其右足曰：“此亦九百。”於是烘

堂大笑。时谓宰相如此，何以镇服百僚。

钱副枢(若水)尝遇异人传相法，其事甚怪，钱公後传杨大年，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。仲简，扬州人也，少习明经，以贫佣书大年门下。大年一见奇之，曰：“子当进士及第，官至清显。”乃教以诗赋。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、天章阁待制以卒。谢希深为奉礼郎，大年尤喜其文，每见则欣然迎接，既去则叹息不已。郑天休在公门下，见其如此，怪而问之，大年曰：“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寿尔。”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，以启事谒见大年，有云：“曳铃其空，上念无君子者；解组不顾，公其如苍生何！”大年自书此四句於扇，曰：“此文中虎也。”由是知名。

太祖时，郭进为西山巡检，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，将有异志者，太祖大怒，以其诬害忠臣，命缚其人予进，使自处置。进得而不杀，谓曰：“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，不止赎尔死，当请当尔一官。”岁馀，其人诱其一城来降。进具其事送之於朝，请赏以官。太祖曰：“尔诬害我忠良，此才可赎死尔，赏不可得也！”命以其人还进，进复请曰：“使臣失信，则不能用人矣。”太祖於是赏以一官。君臣之间盖如此。

鲁肃简公立朝刚正，嫉恶少容，小人恶之，私目为“鱼头”。当章献垂帘时，屡有补益，说言正论，士大夫多能道之。公既卒，〔三〕太常谥曰“刚简”，议者不知为美谥，以为因谥讥之，竟改曰“肃简”。公与张文节公(知白)当垂帘之际，同在中书，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，而鲁尤简易，若曰“刚简”，尤得其实也。

宋尚书(祁)为布衣时，未为人知。孙宣公一见奇之，遂为知己。後宋举进士，骤有时名，故世称宣公知人。公尝语其(一无此字)门下客曰：“近世谥用两字，而文臣必谥为文，皆非古也。吾死得谥曰‘宣’若‘戴’足矣。”及公之卒，宋方为礼官，遂谥曰“宣”，成其志也。

嘉佑二年，枢密使田公(况)罢为尚书右丞、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。罢枢密使当降麻，而止以制除。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，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，亦不降麻，遂以为故事。〔四〕真宗时，丁晋公(谓)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、参知政事，节度使当降麻，而朝议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陈相(执中)罢使相除仆射，乃降麻，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，又不降麻。盖无定制也。

宝元、康定之间，余自贬所还过京师，见王君贶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归。余时在坐，见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，呈榜子称“不敢求见”，舍人遣人谢之而去。至(一无此字)庆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礼已废。然三衙管军臣僚於道路相逢，望见舍人，呵引者即敛马驻立，前呵者传声“太尉立马”，急遣人谢之，比舍人马过，然後敢行。後予官於外十年而还，遂入翰林为学士，见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复如当时，与学士相逢，分道而过，更无敛避之礼，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。〔五〕旧制：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。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止置马军指挥使、步军指挥使(一止作马步军指挥使)以来，侍卫一司自分为二，故与殿前司例为三衙也。五代军制已无典法，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。

国家开宝中所铸钱，文曰“宋通元宝”，至宝元中，则曰“皇宋通宝”，近世钱文皆著年号，惟此二钱不然者，以年号有“宝”字，文不可重故也。

太祖建隆六年，〔六〕将议改元，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，於是改元乾德。其後，因於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，以问学士陶谷，谷曰：〔七〕“此伪蜀时年号也。”因问内人，乃是故蜀王时人。太祖由是益重儒士，而叹宰相(一有之字)寡闻也。〔八〕

仁宗即位，改元天圣，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，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，於文为“二人”，以为“二人圣”者，悦太后尔。至九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为明字於文“日有并”也，与“二人”旨同。无何，以犯契丹讳，明年遽(一作遂)改曰景佑，是时连岁天下大旱，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。五年，因郊又改元曰宝元。自景佑初，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，遂请加景佑於尊号之上，至宝元亦然。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，朝廷恶之，遽改元曰康定，而不复加於尊号。而好事者又曰“康定乃谥尔”。明年又改曰庆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、九，於是又改元曰皇佑，犹景佑也。六年，日蚀四月朔，以谓正阳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元曰至和。三年，仁宗不豫，久之康复，又改元曰嘉佑。自天圣至此，凡年号九，〔九〕皆有谓也。

寇忠愍公(准)之贬也，初以列卿知安州，既而又贬衡州副使，又贬道州虽驾，遂贬雷州司户。时丁晋公与冯相(拯)在中书，丁当秉笔，初欲贬崖州，而丁忽自疑，语冯曰：“崖州再涉鲸波，如何？”冯唯唯而已。丁乃徐拟雷州。及丁之贬也，冯遂拟崖州，当时好事者相语曰：“若见雷州寇司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”比丁之南也，寇复移道州，寇闻丁当来，遣人以蒸差别逆於(一作迎於)境上，而收其僮仆，杜门不放出，闻者多以(一作公)为得体。

杨文公(亿)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刚劲寡合。有恶之者，以事譖之。大年在学士院，忽夜召见於一小阁，深在禁中。既见赐茶，从容顾问，久之，出文藁数篋，以示大年云：“卿识朕书迹乎？皆朕自起草，未尝命臣下代作也。”大年惶恐不知所对，顿首再拜而出。乃知必为人所譖矣。由是佯狂，奔於阳翟。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眷顾无比，晚年恩礼渐衰，亦由此也。

王文正公(曾)为人方正持重，在中书最为贤相。尝谓：“大臣执政，不当收恩避怨。”公尝语尹师鲁曰：“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当！”闻者叹服，以为名言。

李文靖公(沆)为相沈正厚重，有大臣体。尝曰：“吾为相无他能，唯不改朝廷法制，用此以报国。”士大夫初闻此言，以谓不切於事。及其後，当国者或不思事体，或收恩取誉，屡更祖宗旧制，遂至官兵冗滥，不可胜纪，而用度无节，财用(一作力)匮乏，公私困弊。推迹其事，皆因执政不能遵守旧规，妄有更改(一作改更)所致。至此始知公言简而得其要，由是服其识虑之精。

陶尚书(谷)为学士，尝晚召对，太祖御便殿，陶至望见上，将前而复却者数四，左右催宣甚急，谷终彷徨不进，太祖笑曰：“此措大索事分！”顾左右取袍带来，上已束带，谷遽趋入。

薛简肃公知开封府，时明参政(镐)为府曹官，简肃待之甚厚，直以公辅期之。其後公守秦、益，常辟以自随，优礼特异。有问於公“何以知其必贵”者，公曰：“其为人端肃，其言简而理尽。凡人简重则尊严，此贵臣相也。”其後果至参知政事以卒。时皆服公知人。

腊茶出(一作盛)於剑、建，〔一〕草茶盛於两浙，两浙

之品，日注〔一一〕为第一。自景佑已後，洪州双井白芽渐盛，近岁制作尤精，囊以红纱，不过一二两，以常茶数十斤养之，用辟暑湿之气，其品远出日注上，遂为草茶第一。

仁宗退朝，常命侍臣讲读於迺英阁。贾侍中(昌朝)时为侍进，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至诸侯淫乱事，则略而不说。上问其故，贾以实对。上曰：“《六经》载此，所以为後王鉴(一作监)戒，何必讳？”

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、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。中书以丁节度使，召学士草麻，时盛文肃为学士，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，遂以制除。丁甚恨之。

寇忠愍之贬，所素厚者九(二字一作之)人，自盛文肃以下皆坐斥逐，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，丁晋公怜其才，曲保全之。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，独於大年能全之，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。

太祖时，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，与兵三千而已，然其齐州赋税最多，乃以为齐州防御使，悉与一州之赋，俾之养士。而汉超武人，所为多不法。久之，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。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，赐以酒食慰劳之，徐问曰：“自汉超在关南，契丹入寇者几？”百姓(二字一作对)曰：“无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往时契丹入寇，边将不能御，河北之民，岁遭劫虏，汝於此时能保全其赀财妇女乎？今汉超所取，孰与契丹之多？”又问讼女者曰：“汝家儿女，所嫁何人？”百姓具以对。

太祖曰：“然则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汉超者，吾之贵臣也，以爱汝女则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，与其嫁村夫，孰若处汉超家富贵！”於是百姓皆感悦而去。太祖使人语汉超曰：“汝须钱

何不告我，而取於民乎！”乃赐以银数百两，曰：“汝自还之，使其感汝也。”汉超感泣，誓以死报。

仁宗万机之暇，无所玩好，惟亲翰墨，而飞白尤为神妙。凡飞白以点画象物形，而点最难工。至和中，有书待诏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，自谓穷尽物象，上亦颇佳之，乃特为“清静”二字以之，其六点尤为奇绝，又出三百点外。

仁宗圣性恭俭。至和二年春，不豫，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，见上器服简质，用素漆唾壶孟子，素盞进药，御榻上衾褥皆黄，色已故暗，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黄也。然外人无知者，惟两府侍疾，因（一作因侍疾）见之尔。

陈康肃公（尧咨）善射，当世无双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尝射於家圃，有卖油翁释担而立，睨之久而不去。见其发矢十中八、九，但微颔之。康肃问曰：“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”翁曰：“无他，但手熟尔。”康肃忿然曰：“尔安敢轻吾射！”翁曰：“以我酌油知之。”乃取一葫芦置於地，以钱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沥之，自钱孔入而（一作而入）钱不湿，因曰：“我亦无他，惟手熟尔。”康肃笑而遣之。此与庄生所谓“解牛”“轮”者何异。

至和初，陈恭公罢相，而并用文、富二公。（彦博弼）正衙宣麻之际，上遣小黄门（一有三辈二字）密於百官班中听其论议，而二公久有人望，一旦复用，朝士往往相贺。黄门俱奏，上大悦。余时为学士，後数日，奏事垂拱殿，上问：“新除彦博等，外议如何？”余以朝士相贺为对。上曰：“自古（二字一作古者）人君用人，或以梦卜，苟不知人，当从人望，梦卜岂足凭耶！”故余作《文公批答》云：“永惟商周之所记，至以梦卜而求贤，孰若用 绅之公言，从中外之人望”者，具述上语也。

王元之在翰林，尝草夏州李继迁制，继迁送润笔物数倍於常，然用启头书送，（一作遂）拒而不纳。盖惜事体也。近时舍人院草制，有送润笔物稍後时者，必遣院子诣门催索，而当送者往往不磅。相承既久，今索者、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。

内中旧有玉石三清真像，初在真游殿。既而大内火，遂迁於玉清昭应宫。已而玉清又大火，又迁於洞真。洞真又火，又迁於上清。上清又炎，皆焚荡无子遗，遂（一有又字）迁於景灵。而宫司道官相与惶恐，上言：“真像所至辄火，景灵必不免，愿迁（二字一作乞移）他所。”遂迁於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。而都人谓之“行火真君”也。

丁文简公（度）罢参知政事，为紫宸殿学士，即文明殿学士也。文明本有大学士，为宰相兼职，又有学士，为诸学士之首。後以“文明”者，真宗谥号也，遂更曰紫宸。近世学士，皆以殿名为官称，如端明、资政是也。

丁既受命，遂称曰丁紫宸。议者又谓紫宸之号非人臣之所宜称，遽更曰观文。观文是隋炀帝殿名，理宜避之，盖当时不知。然则朝廷之事（一作士，）不可以不学也。

王冀公（钦若）罢参知政事，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，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。时寇莱公在中书，定其班位依杂学士，在翰林学士下。冀公因诉于上曰：“臣自学士拜参知政事，今无罪而罢，班反在下，是贬也。”真宗为特加（一作置）大学士，班在翰林学士上。其宠遇如此。

景佑中有郎官皮仲容者，偶出街衢，为一轻浮子所戏，遽前贺云：“闻君有台宪之命。”仲容立马愧谢久之，徐问其何以知之。对曰：“今新制台官，必用稀姓者，故以君姓知之尔。”盖是时三院御史乃仲简、论程、掌禹锡也。闻者传以为笑。

太宗时宋白、贾黄中、李至、吕蒙正、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，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：“五凤齐飞入翰林。”其後吕蒙正为(一作至)宰相，贾黄中、李至、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，宋白官至尚书，老於承旨，皆为名臣。

御史台故事：三院御史言事，必先白中丞。自(一有中山二字)刘子仪为中丞，始台中：“今後御史有所言，不须先白中丞杂端。”〔一二〕至今如此。

丁晋公之南迁也，行过潭州，自作《斋僧疏》(一有文字)云：“补仲山之袞，虽曲尽於巧心；和传说之羹，实难调於众口。”其少以文称，晚年诗笔尤精，在海南篇咏万尤多，如“草解忘忧忧底事，花名含笑笑何人”，(一有之句二字)尤为人所传诵。

张仆射(齐贤)体质丰大，饮食过人，尤嗜肥猪肉，每食数斤。天寿院风药黑神丸，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，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，夹以胡饼而顿食之。淳化中罢相知安州，安陆山郡，未尝识达官，见公饮啖不类常人，举郡惊骇。尝与宾客会食，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厅者，必有异於人也。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如削，其饮食甚微，每析半饼，以箸卷之，抽去其箸，内捻头一茎而食(一有之字。)此亦异於常(一无此字)人也。

宋宣献公、(绶)夏英公(竦)同试童行诵经。有一行者，诵《法华经》不过，问其“习业几年矣”，曰：“十年也。”二公笑且闵之，因各取《法华经》一部诵之，宋公十(一作五)日，夏公七日，不复遗一字。人性之相远(一有也字)如此。

枢密曹侍中，(利用)澶渊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，议定盟好，由是进用。当庄献明肃太后时，以勋旧自处，权倾中外，虽太后亦严惮之，但呼侍中而不名。凡内降恩泽，皆执不行。然以

其所执既多，故有三执而又降出者，（一无此字）则不得已而行之。久之为小人（一有之字）所测，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，必又请之。太后曰：“侍中已不行矣。”请者徐启曰：“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中其亲信为言之，许矣。”於是又降出，曹莫知其然也，但以三执不能已，〔一三〕行之。於是太后大怒，自此切齿，遂及曹芮之祸。乃知大臣功高而权盛，祸患之来，非智虑所能防也。

曹侍中在枢府，务革侥幸，而中官尤被裁抑。罗崇勋时为供奉官，监後苑作岁满叙劳，过求恩赏，内中唐突不已。〔一四〕庄献太后怒之，帘前谕曹，使召而戒励。曹归院坐厅事，召崇勋立庭中，去其巾带，困辱久之，乃取状以闻。崇勋不胜其耻。其後曹芮事作，镇州急奏，言芮反状，仁宗、太后大惊，崇勋适在侧，因自请行。既受命，喜见颜色，昼夜疾驰，锻成其狱。〔一五〕芮既被诛，曹初贬随州，再贬房州，行至襄阳渡北津，监送内臣杨怀敏指江水谓曹曰：“侍中，好一江水。”盖欲其自投也，再三言之，曹不谕。至襄阳驿，遂逼其自缢。

宋郑公（庠）初名郊，字伯庠，与其弟（祁）自布衣时名动天下，号为“二宋”。其为知制诰，仁宗骤加奖眷，便欲大用。有忌其先进者譖之，谓其“姓符国号，名应郊天”。又曰；“郊者交也，〔一六〕交者，替代之名也，‘宋交’，其言不详。‘仁宗遽命改之，公怏怏不获已，乃改为庠，字公序。公後更践二府二十馀年，以司空致仕，兼享福寿而（一作以）终。而譖者竟不见用以卒，可以为小人之戒也。”

曹武惠王，（彬）国朝名将，勋业之盛，无与为比。尝曰：“自吾为将，杀人多矣，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。”其所居

堂室弊坏，子弟请加葺，公曰：“时方大冬，墙壁瓦石之间，百虫所蛰，不可伤其生。”其仁心爱物盖如此。既平江南回，诣门入见，子称“奉敕江南钗当公事回”。其谦恭不伐又如此。

真宗好文，虽以文辞取士，然必视其器识。〔一七〕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，必召其高第三、四人并列於庭，更察其形神磊落者，始赐第一人及第。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，徐《铸鼎象物赋》云：“足惟下正，讷闻公之敬倾；铉乃上居，实取王臣之威重。”遂以为第一。蔡齐《置器赋》云：“安天下於覆盂，其功可大。”遂以为第一人。

钱思公生长富贵，而性俭约，闺门用度，为法甚谨。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。公有一珊瑚笔格，平生尤所珍惜，常置之几案。子弟有欲钱者，辄窃而藏之，公即怅然自失，乃于家庭，以钱十千贖（一作购）之。居一、二日，子弟佯为求得以献，公欣然以十千赐之。他日有欲钱者，又窃去。一岁中率五、七如此，公终不悟也。余官西都，在公幕亲见之，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。

国朝雅乐，即用王朴所制周乐。太祖时，和岷以为声高，遂下其一律。然至今言乐者，犹以为高，云今黄钟乃古夹钟也。景佑中，李昭作新（二字一作所作）乐，又下其声。太常歌工以

其（一作为）太浊，歌不成声，当铸钟时，乃私赂铸匠，使减其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叶而成声，而照竟不知。以此知审音作乐之难也。照每人曰：“声高则急促，下则舒缓，吾乐之作，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，而人物之生亦当丰大。”王侍读（洙）身尤短小，常戏之曰：“君乐之成，能使我长（一有大字）乎？”闻者以为笑，而乐成竟不用。

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，虽京师不能造，相传云（一作亦）是寇莱公烛法。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，不点油灯，尤好夜宴剧饮，虽寝室亦燃烛达旦。每罢官去，後人至官舍，见厕溷间烛泪在地，往往成堆。杜祁公为人清俭，在官未尝燃官烛，油灯一炷，荧然欲灭，与客相对清谈而已。二公皆为名臣，而奢俭不同如此，然祁公寿考终吉，莱公晚有南迁之祸，遂歿不返，虽其不幸，亦可以为戒也。

故事：学士在内中，院吏朱衣双引。太祖朝李 为学士，太宗在南衙，朱衣一人前引而已，（一有因字）亦去其一人，至今如此。

往时学士入 子不著姓，但云“学士臣某”。先朝盛度、丁度并为学士，遂著姓以别之，其後遂皆著姓。

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，少年居富贵，性豪俊，所至延宾客，〔一八〕一时名士多出其门。罢枢密副使，为南京留守，时年三十八。幕下王琪、张亢最为上客。亢体肥大，琪目为牛；琪

瘦骨立，亢目为猴。二人以此自相讥诮。琪尝嘲讥曰：“张亢触墙成八字”，亢应声曰；“王琪望月叫三声。”一坐为之大笑。

杨文公尝戒其门人，为文宜避俗语。既而公因作表云：“伏惟陛下德迈九皇。”门人郑戩遽请於公曰：“未审何时得卖生菜？”於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。

夏英公（竦）父官於河北，景德中契丹犯河北，遂歿于阵。後公为舍人，丁母忧起复，奉使契丹，公辞不行，其表云：“父歿王事，身丁母忧。义不戴天，难下穹庐之拜；礼当枕块，忍闻夷乐之声。”〔一九〕当时以为（一作谓）四六偶对，最为精绝。

孙何、孙仅俱以能文驰名一时。仅为陕西转运使，作《骊山诗》二篇，其後篇有云：“秦帝墓成陈胜起，明皇宫就禄山来。”时方建玉清昭应宫，有恶仅者，欲中伤之，因录其诗以进。真宗读前篇云：“朱衣吏引上骊山”，遽曰：“仅小器也，此何足夸！”遂弃不读，而陈胜、禄山之语，卒得不（一作不得）闻，人以为幸也。

杨大年每欲（一作遇）作文，则与门人宾客饮博、投壶、奕棋，（二字一作乃至）语笑喧哗，而不妨构思。以小方纸细书，挥翰如飞，文不加点，每盈一幅，则命门人传录，门人疲於应命，顷刻之际，成数千言，真一代之文豪也。

杨大年为学士时，草《答契丹书》云：“邻坏交欢。”进草既入，真宗自注其侧云：“朽壤、鼠壤、粪壤。”大年遽改为“邻境”。明日，引唐故事：学士作文书有所改，为不称职，当罢，因亟求解职。真宗语宰相曰：“杨亿不通商量，真有气性。”（一作性气）

太常所用王朴乐，编钟皆不圆而侧垂。自李照、胡瑗之徒，皆以为非及。照作新乐，将铸编钟，给铜（一有於字）铸泻务，得古编钟一枚，工人不敢销毁，遂藏於太常。钟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铭曰：（一作云）“粤朕皇祖宝和钟，粤斯万年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叩其声，与王朴夷则清声合，而其形不圆（一有而字）侧垂，正与朴钟同，然後知朴博古好学，不为无据也。其後胡瑗改铸编钟，遂圆其形而下垂，叩之掩郁而不扬，其钟又长甬而震掉，其声不和。著作佐郎刘义叟窃谓人曰：“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，必有眩惑之疾。”未几，仁宗得疾，人以义叟之言验矣。其乐亦寻废。（一有不用二字）

自太宗崇奖儒学，骤擢高科至辅弼者多矣。盖（一作自）太

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二十三榜，由吕文穆公(蒙正)而下，大用二十七(一作五)人。而三人并登两府，惟天圣五年一榜而已，是岁王文安公(尧臣)第一，今昭文相公韩仆射、(琦)西厅参政赵侍郎(概)第二、第三人也。予忝与二公同府，每见语此，以为科场盛事。自景佑元年已後，至今治平三年，三十馀年十二榜，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两府者，亦可怪也。

### 注释

〔一〕何尤苦思迟宋人(阙名)《分门古今类事》卷十八引《归田录》此条(以下简称《古今类事》卷×)此句下尚有“自谓必居其下”六字，或为此书编者所增益。)

〔二〕由是何为第一《古今类事》卷十八此句下尚有“此不谓之命乎”六字，或亦为此书编者所增益。

〔三〕公既卒夏校：自“小人恶之”以下三十三字，《言行录》(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五)作：“在政府七年，务裁抑侥幸，不以名器私人。及薨”十八字。

〔四〕遂以为故事宋江少虞《皇宋类苑》七十八卷本卷二十五引《归田录》此条(下以简称《类苑》卷×)以此句以下之文为别一条。

〔五〕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以下《类苑》卷二十五另作一条。

〔六〕太祖建隆六年《古今类事》卷二引宋钱易《洞微志》及《归田录》此条作“建隆末”；又宋李攸《宋朝事实》卷二记此事作“建隆四年，始议改元”。案建隆无六年，疑“六”乃“末”或“四”之误。

〔七〕以问学士陶谷谷曰夏校：以上四字祠堂本作“奠仪，仪曰”。今案此事刘《中山诗话》、李攸《宋朝事实》卷二及

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均有记载，而各说不同。

〔八〕而叹宰相(一有之字)寡闻也夏校：以上三字祠堂本作“须用读书人”五字。

〔九〕凡年号九《类苑》卷三十二作“凡年号九易”。

〔一〕腊茶出(一作盛)於剑建《类苑》卷六十作“腊茶出於福建。”

〔一一〕日注上海师范学院藏明刻《稗海》本《归田录》朱笔改“注”为“铸”，且有眉批校语云：“日铸，绍兴山名，其地产茶。”

〔一二〕不须先白中丞杂端宋孙逢吉《职官分纪》卷十四(以下简称《职官分纪》卷x)及宋祝穆、元富大用、祝渊《事文类聚》新集卷十八引《归田录》此条均无“杂端”二字。又夏校：杂端二字疑误，案《宋史刘筠本传》作“毋白丞杂”，知宋官制，中丞之次为知杂御使，故以丞杂并举，此言中丞，则下“杂端”当为“知杂之误”。今案：杂端二字无误。唐宋重知杂事御使，谓之杂端，又曰端公，宋元丰改制以前之文献中多有此语。

〔一三〕但以三执不能已《说郛》本“执”下有“所”字。

〔一四〕内中唐突不已《类苑》卷七十一“内中”作“入内”。

〔一五〕锻成其狱夏校：祠堂本“锻”作“炼”。

〔一六〕郊者交也“者”下夏校：宋本作音。今案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元刊《欧阳文忠公集》(以下简称元刊《文集》本)、《稗海》本及《类苑》卷十均作“郊音交也”，长。

〔一七〕然必视其器识“器”下夏校：《言行录》(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五)有“形神”二字。

〔一八〕所至延宾客《类苑》卷六十三及《事文类聚》别

集卷二十均无“至”字。

〔一九〕思闻夷乐之声《类苑》卷四十及宋王正德《余师录》卷四引《归田录》此条“夷乐之声”作“禁之音”；宋费衮《梁溪漫志》卷六引《归田录》此条作“之音”。宋王《王公四六话》上：“夏英公《辞奉使表》略云：……义不戴天，难下单于之拜；哀深陟，忍闻禁之音……後永叔和《归田录》改云：义不戴天，难下穹庐之拜；情深陟，忍闻夷乐之声。”各书所引均异。

## 归田录卷二

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，群臣应制。尝一岁，临池久之，而御钓不食，时丁晋公(谓)《应制诗》云：“莺惊凤辇穿花去，鱼畏龙颜上钓迟。”真宗称赏，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。

赵元昊二子：长曰佞令受，次曰谅祚。谅祚之母，尼也，有色而宠，佞令受母子怨望。而谅祚母之兄曰没藏讹者，亦黠虏也，因教佞令受以弑逆这谋。元昊已见杀，讹遂以弑逆之罪诛佞令受子母，而谅祚乃得立，而年甚幼，讹遂专夏国之政。其後谅祚稍长，卒杀讹，灭其族。元昊为西鄙患者十馀年，国家困天下之力，有事於一方，而败军杀将，不可胜数，然未尝少挫其锋。及其困於女色，祸生父子之间，以亡其身，此自古贤智之君或不能免，况夷狄乎！讹教人之子杀其父，以为己利，而卒亦灭族，皆理之然也。

晏元献公喜评诗，尝曰：“‘老觉腰金重，慵便枕玉凉’未是富贵语，不如‘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’，此善言富贵者也。”人皆以为知言。

契丹阿保机，当唐末五代时最盛。开平中，屡遣使聘梁，梁亦遣人报聘。今世传(一有学士二字)李琪《金门集》有《赐契丹诏》乃为阿布机，当时书诏不应有误，而自五代以来，见於他书者

皆为阿保机，虽今契丹之人，自谓之阿保机，亦不应有失。又有赵志忠者，本华人也，自幼陷虏，为人明敏，在虏中举进士，至显官。既而脱身归国，能述虏中君臣世次、山川风物甚详，又云：“阿保机虏人实谓之阿保谨。”未（一作莫知孰是。（一作也字）此圣人所以慎於传疑也。

真宗尤重儒学，今科场条制，皆当时所定。至今每亲试进士，已放及第，自十人已上，御试卷子并录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烧，制举登科者亦然。

近时名画，李成、巨然山水，包鼎虎，赵昌花果。成官至尚书郎，其山水寒林，往往人家有之。巨然之笔，惟学士院玉堂北壁独存，人间不复见也。包氏宣州人，世以画虎名家，而鼎最为妙，今子孙犹以画虎为业，而曾不得其仿佛也。昌花写生逼真，而笔法俗，（一作劣）殊无古人格致，然时亦未有其比。（一作未有过此者）

寇莱公在中书，与同列戏云：“水底日为天上日”，未有对，而会杨大年适来白事，因请其对，大年应声曰“眼中人是面前人”。一坐称为的对。

朝廷之制，有因偶出一时而遂为故事者。契丹人使见辞赐宴，杂学士员虽多皆赴坐，惟翰林学士召当直一员，（一作人）馀皆不赴。诸王宫教授入谢，祖宗时偶因便殿不御袍带见之，至今教授入谢，必俟上入内解袍带复出见之。有司皆以为定制也。

处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。〔一〕逋工笔画，〔二〕善为诗，如“草泥行郭索，云木叫钩”，颇为士大夫所称。

又《梅花诗》云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评（一作能）诗者谓：“前世咏梅者多矣，未有此句也。”

又其临终为句云：“茂陵他日求遗，〔三〕犹喜曾无《封禅书》。”〔四〕尤为人称（一作传）诵。自逋之卒，湖山寂寥，（一作奠）未有继者。

俚谚云：“赵老送灯台，一去更不来。”不知是何等语，虽士大夫（一作君子）亦往往道之。天圣中有尚书郎赵世长者，常以滑稽自负，其老也求为西京留台御史，有轻薄子送以诗云：“此回真是送灯台。”世长深恶之，亦以不能酬酢为恨。其後竟卒於留台也。

官制（一作称）废久矣，今其名称讹谬者多，虽士大夫皆从俗，不以为怪。皇女为公主，其夫必拜驸马都尉，故谓之驸马。宗室女封郡主者，谓其夫为郡马，县主者为县马，不知何义也。

唐制：三卫官有司阶、司戈、执干、执戟，谓之四色官。今三卫废，无官属，惟金吾有一人，每日於正衙放朝喝，〔五〕不坐直，谓之四色官，尤可笑也。〔六〕

京师诸司库务，皆由三司举官监当。而权贵之家子弟亲戚，因缘请托，不可胜数，为三司使者常以为患。田元均为人宽厚长者，其在三司，深厌干请者，虽不能从，然不欲峻拒之，每温颜强笑以遣之。尝谓人曰：“作三司使数年，强笑多矣，直笑得面似靴皮。”士大夫闻者传以为笑，然皆服其德量也。

茶之品，莫贵於龙、凤，谓之团茶，凡八饼重一斤。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，始造小片龙茶以进，其品绝精，（一作精绝）谓之小团，凡二十饼重一斤，其价直金二两。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，每因南郊致斋，中书、枢密院各赐一饼，四人分之。宫人往往缕（一作覆）金花於其上，盖其贵重如此。

太宗时有待诏贾玄，以棋供奉，号为国手，迩来数十年，未有继者。近时有李愬子者，颇为人所称，云举世无敌手，然

其人状貌昏浊，垢秽不可近，盖里巷庸人也，不足置之 俎间。故胡旦尝语人曰：‘以棋为易解，则如旦聪明尚或不能；以为难解，则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绝。’信如其言也。

王副枢畴之夫人，梅鼎臣之女也。景彝初除枢密副使，梅夫人入谢慈寿宫，太后问：“夫人谁家子？”对曰：“梅鼎臣女也。”太后笑曰：“是梅圣俞家乎？”由是始知圣俞名闻於宫禁也。圣俞在时，家甚贫，余或至其家，饮酒甚醇，非常人家所有，问其所得，云：“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。”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。其名重於时如此。

钱思公虽生长富贵，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时，尝语僚属言：“平生惟好读书，坐则读经史，卧则读小说，上厕则阅小辞，盖未尝顷刻释卷也。”谢杀深亦言：“宋公垂同在史院，每走厕必挟书以往，〔七〕讽诵之声琅然闻於远近，其笃学如此。”余因谓希深曰：“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”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

国朝宰相，最少年者惟王溥，罢相时父母皆在，人以为荣。今富丞相（弼）入中书，时年五十二，太夫人在堂康强，後三年，太夫人薨，有司议赠恤之典，云：“无见任宰相丁忧例。”是岁三月十七日春宴，百司已具，前一夕有旨：“富某母丧在殡，特罢宴。”此事亦前世未有。

皇佑二年、嘉佑七年季秋大享，皆以大庆殿为明堂，盖明堂者，路寝也，方於寓祭圜丘，斯为近礼。明堂额御篆，以金填字，门牌亦御飞白，皆皇佑中所书，神翰雄伟，势若飞动。余诗云：“宝墨飞云动，金文耀日晶”者，谓二牌也。

钱思公官兼将相，阶、勋、品皆第一。自云：“平生不足者，不得於黄纸书名。”每以为恨也。

三班院所领使臣八千馀人，〔八〕莅事于外。其罢而在院

者，常数百人。每岁乾元节醮钱饭僧进香，合以祝圣寿，谓之“香钱”，判院官常利其馀以为餐钱。群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，〔九〕比他司俸入最优，又岁收粪壑钱颇多，以充公用。故京师谓之语曰：“三班吃香，群牧吃粪”也。

咸平五年，南省试进士《有教无类赋》，王沂公为第一，赋盛行於世，其警句有云：“神龙异禀，犹嗜欲之可求；草何知，尚薰莸而相假。”时有轻薄子，拟作四句云：“相国寺前，熊翻筋斗；望春门外，驴舞柘枝。”议者以谓言虽鄙俚，亦着题也。〔一〕

国朝之制，自学士已上赐金带者例不佩鱼。〔一一〕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，事已复去之。惟两府之臣则赐佩，谓之“重金”。初，太宗尝曰：“玉不离石，犀不离角，可贵者惟金也。”乃创为金之制以赐群臣，方团球路以赐两府，御花在赐学士以上，今俗谓球路为“笏头”，御仙花为“荔枝”，皆失其本号也。

宋丞相(庠)早以文行负重名於时，晚年尤精字学，尝手校郭忠恕《佩》三篇宝玩之。其在中书，堂吏书牌尾以俗体书宋为宋，〔一二〕公见之不肯下笔，责堂吏曰：“吾虽不才，尚能见姓书名，此不是我姓！”堂吏惶惧改之，乃肯书名。

京师食店卖酸者，皆大出(一作书)牌於通衢，而俚俗昧於字法，转酸从食，从舀。有滑稽子谓人曰：“彼家所卖，(音俊叨)不知为何物也。”饮食四方异宜，而名号亦随时俗言语不同，至或传者转失其本。汤饼，唐人谓之“不托”，今俗谓之矣。晋束皙《饼赋》，有馒头、薄持、起溲、牢九之号，惟馒头至今名存，而起溲、牢九皆莫晓为何物，薄持，荀氏又谓之薄夜，亦莫知何物也。

嘉佑八年上元夜，赐中书、枢密院御筵于相国寺罗汉院。

国朝之制，岁时赐宴多矣，自两制已上皆与。惟上元一夕，赐中书、枢密院，虽前两府见任使相，皆不得与也。是岁昭文韩相、（一作公）集贤曾公、枢密张太尉皆在假不赴，惟余与西厅赵侍郎（概）、副枢胡谏议（宿）、吴谏议（奎）四人在席。酒半相顾，四人者皆同时翰林学士，相继登二府，前此未有也。因相与道玉堂旧事为笑乐，遂皆引满剧饮，亦一时之盛事也。

国朝之制：大宴，枢密使、副不坐，侍立殿上，既而退就御厨赐食，与门、引进、四方馆使列坐庑下，亲王一人伴食。每春秋赐衣门谢，则与内诸司使、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，而中书则别班谢于门上。故朝中为之语曰：“厨中赐食，阶下谢衣。”盖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之，故常与内诸司使、副为伍，自後唐庄宗用郭崇韬，与宰相分秉朝政，文事出中书，武事出枢密，自此之後，其权渐盛。至今（一作本）朝遂号为两府，事权进用，禄赐礼遇，与宰相均，惟日趋内朝、侍宴、赐衣等事，尚循唐旧。其任隆辅弼之崇，而杂用内诸司故事，使朝廷制度轻重失序，盖沿革异时，因循不能厘正也。

蔡君谟既为余书《集古录邓》刻石，其字尤精劲，为世所珍，余以鼠须栗尾笔、铜绿笔格、大小龙茶、惠山泉等物为润笔，君谟大笑，以为太清而不俗。後月馀，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篋者，〔一三〕君谟闻之叹曰：“香饼来迟，使我润笔独（一作犹）无此一种佳（一无此字）物。”兹又可笑也。清泉，地名，香饼，石迪也，用以焚香，一饼之火，可终日不灭。

梅圣俞以诗知名，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，晚年与修《唐书》，书成未奏而卒，士大夫莫不叹惜。其安装受敕修《唐书》，语其妻刁氏曰：“吾之修书，可谓獭入布袋矣。”刁氏对曰：

“君於仕宦，亦何异鮎鱼上竹竿耶！”〔一四〕闻者皆以为善对。（一作：昔梅圣俞以诗名当世，然终不得一馆职。晚年在《唐书》局充修书官，尚冀书成畴劳，得一贴职，以偿素愿，书垂就而卒，时人莫不叹其奇薄。其初修《唐书》也，常窃叹曰：“吾今可谓猢猻入布袋。”

仁宗初立今上为皇子，令中书召学士草诏，学士王（ ）当直，诏至中书谕之，〔一五〕王曰：“此大事也，必须面奉圣旨。”於是求对。明日面禀得旨，乃草诏。群（一作诸）公皆以王为真得学士体也。〔一六〕

盛文肃公丰肌（一作肥）大腹，而眉目清秀。丁晋公疏瘦如削。二公皆两浙人也，并以文辞知名於时。梅学士询在真宗时已为名臣，至庆历中为翰林侍读以卒，性喜焚香，其在官所，每晨起将视事，必焚香两炉，以公服罩之，撮其袖以出，坐定撒开两袖，郁然满室浓香。有窦元宾者，五代汉宰相正固之孙也，以名家子有文行为馆职，而不喜修饰，经时未尝沐浴。故进人为之语曰：“盛肥丁瘦，梅香窦臭”也。

宝元中赵元昊叛命，朝廷命将讨代，以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凤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使。余以为（一作谓）四路皆内地也，当如故事灵夏四面行营招讨使。今自於境内，何所招讨？余因窃料王师必不能出境。其後用兵五、六年，刘平、任福、葛怀敏三大将皆自战其地而大败，是由至於罢兵，竟不能出师。

吕文穆公（蒙正）以宽厚为宰相，太宗尤所眷遇。有一朝士，家藏古鉴，自言能照二百里，欲因公弟献以求知。其弟伺间从容言之，〔一七〕公笑曰：“吾面不过（一作镜）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？”其弟遂不复敢言。闻者叹服，以谓贤於李卫公均匀矣。盖寡好而不为物累者，昔贤之所难也。

国朝百有馀年，年号无过九年者。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，

太平兴国九年改为雍熙，大中祥符九年改为天禧，庆历九年改为皇佑，嘉佑九年改为治平。惟天圣尽九年，而十年改为明道。

唐人奏事，非表非状者谓之 子，亦谓之录子，今谓之子。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，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，皆用 子，中书、枢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，亦用 子，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。若百司申中书，皆用状，惟学士院用咨报，其实如 子，亦不书（一作出）名，但当直学士一人押字而已，谓之咨报，（今俗谓草书名为押字也〔一八〕）此唐学士旧规也。唐世学士院故事，近时隳废殆尽，惟此一事在尔。

燕王，（元俨）太宗幼子也。太宗子八人，真宗朝六人（一无此字）已亡歿，至仁宗即位，独燕王在，以皇叔之亲，特见尊礼，契丹亦畏其名。其疾亟时，仁宗幸其宫，亲为调药。平生未尝语朝政，遗言一二事，皆切於理。余时知制诰，所作赠官制，所载皆其实事也。

华原郡王〔一九〕，（允良）燕王子也，性好昼睡，每自旦酣寝，至暮始兴，盥（一作濯）栉漱，衣冠而出，燃灯烛治家事，饮食宴乐，达旦而罢，则复寝以终日。无日不如此。由是一宫之人皆昼睡夕兴。允良不甚喜声色，亦不为佗骄恣，惟以夜为昼，亦其性之异，前世所未有也。〔二〕故观察使刘从广，燕王婿也，尝语余：“燕王好坐木马子，坐则不下，或饥则便就其上饮食，往往乘兴奏乐於前，酣饮终日。”亦其性之异也。

皇子顥封东阳郡王，除婺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。翰林贾学士（黯）上言：“太傅，天子师臣也。子为父师，於体不顺。中书检勘自唐以来亲王无兼师傅官者。盖自国朝命官，以差遣

为职事，自三师三公以降，皆是虚名，故失於因循尔。”议者皆以贾言为当也。

端明殿学士，五代、後唐时置，国朝尤以为贵，多以翰林学士兼之。其不以翰院兼职及换职者，〔二一〕百年间才两人，特拜程戡、王素是也。

庆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，崇政殿宿卫士作乱於殿前，杀伤四人，取准备救火长梯登屋入禁中，逢一宫人，问：“寝在何处？”宫人不对，杀之。既而宿直都知闻变，领宿卫士入搜索，已复逃窜。後三日，於内城西北角楼中获一人，杀之。时内臣杨怀敏受旨“获贼勿杀”，而仓卒杀之，由是竟莫究其事。

叶子格者，自唐中世以後有之。说者云，因人有姓叶号叶子青（一作清或作晋）者撰此格，因以为名。此说非也。唐人藏书，皆作卷轴，其後有叶子，其制似今策子。凡文字有备检用者，卷轴难数卷舒，故以叶子写之，如吴彩鸾《唐韵》、李《彩选》之类是也。骰子格，本备检用，故亦以叶子写之，因以为名尔。唐世士人宴聚，盛行叶子格，五代、国初犹然，後渐废不传。今其格世或有之，而无人知者，惟昔杨大年好之。仲待制，（简）大年门下客也，故亦能之。大年又取叶子彩（一作歌）名红鹤、鹤者，别演为鹤格。郑宣徵、（戡）章郇公（得象）皆大年门下客也，故皆能之。余少时亦有此二格，後失其本，今绝无知者。

国朝自下湖南，始置诸州通判，既非副贰，又非属官。故尝与知州争权，每云：“我是监郡，朝廷使我监汝。”举动为

其所制。太祖闻而患之，下诏书戒励，使与长吏协和，(二字一作同押)凡文书，非与长吏同签书者，所在不得承受施行。至此遂稍稍戢。〔二二〕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。往时有钱昆少卿者，家世馀杭人也，杭人嗜蟹，昆尝求补外郡，人问其所欲何州，昆曰：“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。”至今士人以为口实。

嘉佑二年，余与端明韩子华、翰长王禹玉、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，辟梅圣俞为小试官。凡锁院(一有经字)五十日。六人者相与唱和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馀篇，集为三卷。禹玉，余为校理时，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，至此新入翰林，与余同院，又同知贡举，故禹玉赠余云：“十五年前出门下，最荣今日预东堂。”余答云：“昔时叨入武成宫，曾看挥毫气吐虹，梦寐闲思十年事，笑谈今此(一作日)一同。喜君新赐黄金带，顾我宜为白发翁”也。天圣中，余举进士，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，其後景仁相继亦然，故景仁赠余云：“澹墨题名第一人，孤生何幸继前尘”也。

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，余尝赠以《蟠桃诗》有韩、孟之戏，故至此梅赠余云：“犹喜共量天下士，亦胜东野亦胜韩。”而子华笔力豪贍，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，皆敌也。前此为南省试官者，多窘束条制，不少放怀。余六人者，欢然相得，群居终日，长篇险韵，众制交作，笔吏疲於写录，僮史(一作隶)奔走往来，间以滑稽嘲谑，形(一作加)於风刺，更相酬酢，往往烘堂绝倒，自谓一时盛事，前此未之有也。

往时学士，唐故事，见宰相不具靴笏，至中书与常参官杂坐於客位，有移时不得见者。学士日益自卑，丞相礼亦渐薄，盖(一作并)习见已久，恬然不复为怪也。

张尧封者，南京进士也，累举不第，家甚贫，有善相者谓曰：“视子之相，不过一幕职，然君骨贵，必享王封。”人初莫晓其旨。其後，尧封举进士及第，终於幕职。尧封，温成皇后父也，后既贵，尧封累赠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，封清河郡王，由是始悟相者之言。〔二四〕

治平二年八月三日，大雨一夕，都城水深数尺，上降诏责躬求直言，学士草诏，有“大臣惕思天变”之语，上夜批出云：“淫雨为灾，专戒不德。”遽令除去“大臣思变”之言。上之恭己畏天，〔二五〕自励如此。

章郇公(得象)与石资政(中立)素相友善，而石喜谈(一作谈)谐，尝戏章云：“昔时名画，有戴松牛、韩干马，而今有章得象也。”世言闽人多短小，而长大者必为贵人。郇公身既长大，而语声如钟，岂出其类者是为异人乎！其为相务以厚重，镇止浮竞，时人称其德量。

金橘产於江西，以远难致，都人初不识。明道、景佑初，(一作中)始与竹子俱至京师。竹子味酸，人不甚喜，後遂不至。而金橘香清味美，置之俎间，光彩灼烁(一作的)如金弹丸，诚珍果也。都人初亦不甚贵，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，由是价重京师。余世家江西，见吉州人甚惜此果，其欲久留者，则於豆中藏之，可经时不变，云“橘性热而豆性凉，故能久也”。

凡物有相感者，出於自然，非人智虑所及，皆因其旧俗而习知之。今唐、邓间多大柿，其初生涩，坚实如石。凡百十柿以一置其中，(亦可)则红熟烂如泥而可食。土人谓之烘柿者，非用火，乃用此乐。淮南人藏盐酒蟹，凡一器数十蟹，以荻半挺置其中，则可藏经岁不沙。(一作损)至於薄荷醉猫，

死猫引竹之类，皆世俗常知，而翡翠屑金，人气粉犀，此二物，则世人未知者。余家有一玉罌，形制甚古而精巧。始得之，梅圣俞以为碧玉。在颍州时，尝以示僚属，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，真宗朝老内臣也，识之曰：“此宝器也，谓之翡翠。”云：“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，库中有翡翠盞一只，所以识也。”其後予偶以金环於罌腹信手磨之，金屑纷纷而落，如砚中磨墨，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。诸药中犀最难捣，必先镑屑，乃入众药中捣之，众药筛罗已尽，而犀屑独存。（四字一作犀独在）余偶见一医僧元达者，解犀为小块子，方一雨半许，（四字一作半雨许）以极薄纸裹置於（一无此字）怀中（一有使字）近肉，以人气蒸之，候气薰蒸浹洽，乘热投臼中急捣，应手如粉，因知人气之能粉犀也。然今医工皆莫有知者。〔二六〕

石曼卿磊落奇才，知名当世，气貌雄伟，饮酒过人。有刘潜者，亦志义之士也，常与曼卿为酒敌。闻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，遂往造焉，对饮终日，不交一言，王氏怪其所饮过多，非常人之量，以为异人，稍献肴果，益取好酒，奉之甚谨。二人饮啖自若，然不顾，至夕殊无酒色，相揖而去。明日都下喧传：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，久之乃知刘、石也。

燕龙图（肃）有巧思，初为永兴推官，知府寇莱公好舞柘枝，有一鼓甚惜之，其忽脱，公怅然，以问诸匠，皆莫知所为。燕请以脚为簧内之，则不脱矣。莱公大喜。燕为人宽厚长者，博学多闻，其漏刻法最精，今州郡往往有之。

刘岳《书仪》，婚礼有“女坐婿之马鞍，父母为之合髻”之礼，不知用何经义。据岳自叙云：

“以时之所尚者益之”，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尔。岳当五代干戈之际，礼乐废坏之时，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，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，略整齐之，固不足为後世法矣。然而後世犹不能行之，今岳《书仪》十已废其七、八，其一、二仅行於世者，（一作悉）皆苟简粗略，不如本书。就中转失乖繆，可为大笑者，坐鞍一事尔。今之士族，当婚之夕，以两椅相背，〔二七〕置一马鞍，反令婿坐其上，饮以三爵，女家遣人三请而後下，乃成婚礼，谓之“上高坐”。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，与其男女宾客，堂上堂下，竝立而视者，惟“婿上高坐”为盛礼尔。或有偶不及设者，则相与怅然咨嗟，以为阙礼。其转失乖繆，至於如此。今虽名儒巨公，衣冠旧族，莫不皆然。呜呼！士大夫不知礼义，而与癌閻鄙俚同其习，（一作所）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。前日濮园皇伯之议是已，岂止坐鞍之繆哉。

世俗传说，惟祠庙之名为甚。今都城西崇化坊显圣寺者，本名蒲池寺，周氏显德中增广之，更名显圣，而俚俗多道其旧名，今转为菩提寺矣。江南有大、小孤山，在江水中巍然独立，而世（一作俚）俗转孤为姑，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，遂转为彭郎矶，云“彭郎者，小姑婿也”。余尝过小孤山，庙像乃一妇人，而敕额为圣母庙，岂止俚俗之繆哉。西京龙门山，夹伊水上，自端门望之如双阙，故谓之阙塞。而山口吸庙曰阙口庙，余尝见其庙像甚勇，手持一屠刀尖锐，按膝而坐，问之，云：“此乃豁口大王也。”此尤可笑者尔。

今世俗言语之讹，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，惟“打”字尔。（打丁雅反）其义本谓“考击”，故人相欧、以物相击，皆谓之打，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，盖有槌（一作挝）击之义也。至於造舟车者曰“打船”“打车”，网鱼曰“打鱼”，汲

水曰“打水”，役夫饷饭曰“打饭”，兵士给衣粮曰：“打衣粮”，从者执伞曰“打伞”，以糊黏纸曰“打黏”，以丈尺量地曰“打量”，举手试眼之昏明曰“打试”，至於名儒学，语皆如此，触事皆谓之打，而遍检字书，了无此字。（丁雅反者）其义主“考击”之打自音谪（疑当作滴）耿，以字学言之，打字从手、从丁，丁又击物之声，故音“谪耿”为是。不知因何转为“丁雅”也。

用钱之法，自五代以来，以七十七为百，谓之“省陌”。今市井交易，又其五，谓之“依除”。咸平五年，陈恕知贡举，选士最精，所解七十二人，王沂公（曾）为第一，御试又落其半，而及第者三十八人，沂公又为第一。故京师为语曰：〔二八〕“南省解一百‘依除’，殿前放五十‘省陌’也。”是岁取人虽少，得士最多，宰相三人：乃沂公与王公（随）、章公（得象），参知政事一人：韩公（亿），侍读学士一人：李仲容，御史中丞一人：王臻，知制诰一人：陈知微。而汪白青阳楷〔二九〕二人虽不达，而皆以文学知名当世。

唐李肇《国史补序》云：“言报应，叙鬼神，述梦朴，近帷箔，悉去之；纪事实，探物理，辨疑惑，示劝戒，采风俗，助谈笑，则书之。”余之所录，大抵以肇为法，（六字一作亦然）而小异於肇者，不书人之过恶。以谓职非史官，而掩恶扬善者，君子之志也。览者详之。

### 注释

〔一〕处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宋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後集卷十九（以下简称《诗话总龟》卷x）及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十引《归田录》此条均作：“林逋字君复，居杭州西湖之孤山，真宗闻其名，赐号和靖居士，诏长吏岁时劳问”。

〔二〕逋工笔画《诗话总龟》作“逋工於画”，於义为长。

〔三〕茂陵他日求遗 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及《类苑》卷三十五“ ”均作“藁”。

〔四〕犹喜曾无封禅书 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及《类苑》“曾”均作“初”。

〔五〕每日於正衙放朝喝《职官分纪》卷三十五“放朝喝”作“候朝喝”。

〔六〕此条及上条《类苑》卷二十六作一条。

〔七〕每走厕必挟书以往《类苑》卷十三“走”作“登”。

〔八〕三班院所领使臣八千馀人“八千”原误作“八十”，据元刊《文集》本、《说郛》本及《类苑》卷二十六改。

〔九〕群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“坊”原误作“功”，据元刊《文集》本等改。

〔一〕亦着题也宋曾 《类说》卷十三及宋人(阙名)《锦绣万花谷》後集卷十九引《归田录》此条“亦”上有“事”字，於义较长。

〔一一〕赐金带者例不佩鱼“金”原误作“命”，据元刊《文集》本等改。

〔一二〕以俗体书宋为 《类苑》卷十作“以俗体书‘宋’字。”

〔一三〕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篋者“泉”字原脱，据元刊《文集》本等补。

〔一四〕亦何异鮎鱼上竹竿耶“竿耶”二字原误倒，据元刊《文集》本等改正。

〔一五〕诏至中书谕之“诏”下夏校：《宋本》作召。今案：元刊《文集》本、《类苑》等二十九及宋洪遵《翰苑遗事》

(以下简称《翰苑遗事》)引《归田录》此条均作召。似以作召为是。

〔一六〕群(一作诸)公皆以王为真得学士体也“一作诸”下夏校：“诸”元刻作“诘”，祠堂本亦作“诘”，宋本作“诸”，《稗海》本同，从改。

〔一七〕其弟伺间从容言之《类苑》卷八“伺”作“因”。

〔一八〕谓之咨报(今俗谓草书名为押字也)小字下夏校：元本“为”误作“谓”，从宋本改。今案：《类苑》卷二十九小字作“今俗谓草书书名为押字也”，於义较长。

〔一九〕华原夏校：元本“原”作“元”，从宋本改。

〔二〇〕以下《类苑》卷六十二另作一条。

〔二一〕其不以翰院兼职及换职者元刊《文集》本及《类苑》卷三十五、《翰苑遗事》“院”均作“苑”。

〔二二〕自此遂稍稍戢夏校：戢字宋本空缺。今案《类苑》卷二十五亦无“戢”字。

〔二三〕见宰相不具靴笏《类苑》卷二十九“靴”作“鞋”。

〔二四〕由是始悟相者之言《古今类事》卷十此下尚有“知官禄之前定也”一句，疑为此书编者所增。

〔二五〕上之恭己畏天“己”原误作“已”，据元刊《文集》本及《类苑》卷四改。

〔二六〕此条与上条《类苑》卷产十一为一条。

〔二七〕以两椅相背“椅”原误作“倚”，据《类苑》卷十八改。

〔二八〕故京师为语曰《职官分纪》卷十“为”下有之字，长。

〔二九〕阳楷“阳”字下夏校：宋本作“杨”。

## 佚文

[说明]引有《归田录》佚文的宋人类书、丛录和笔记，或因编例不善，或因刻本不佳，有时不免张冠李戴。中如谢维新《合璧事类》(嘉靖刻本)，舛误特多，尤难为据。然而《归田录》佚文的发生自有其本身的原因，且同一段文字在不同的宋人笔记中互见的现象亦屡见不鲜，这是同这些书常从同一种宋代文籍中取材或互相因袭有关的，故亦不可抱虚无主义的态度，遽指诸书为谬。今本着多闻阙疑的精神，依下述之例录出《归田录》佚文若干条，以供参考研究。(一)虽有一书之一种版本引作《归田录》，而此书之另一版本引作他书者不录；(二)虽被引作《归田录》，而由内容可判定必非欧阳修手笔者不录；(三)被引作《归田录》而实出《六一诗话》者不录；(四)虽颇可怀疑，而惜无其他版本可证者保留；(五)其与其他宋人笔记互见者，则於条末加“案”注明之。

郑文宝……高於诗，可参二杜之间，予收之最多，《归田录》所采者非警绝，盖欧公未全见也。《续湘山野录》

丁晋公镇金陵，尝作诗有“吾皇宽大容尸素，乞与江城不计年”之句。天圣中，李文定公出镇金陵，一日郡宴，优人作语，意其宰相出镇所作，

理必相符，诵至未句，顶望抗声曰：“吾皇宽大容尸素，乞与江城不计年”。宾僚皆俯首，文定笑曰：“是何？是何？上闻见责。”（《增修诗话总龟》前集卷四十六）

熙宁初，魏公罢相镇北京，新进多陵慢之。魏公郁郁不得志，尝为诗曰：“花去晓丛蜂蝶乱，雨均春圃桔槔间。”时人称其微婉也。《职官分纪》卷二十八，《事文类聚》外集卷七

太祖讨平诸国，收其府藏，储之别库，曰封桩库。每岁国用之馀皆入焉。尝语近臣曰：“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，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，俟所畜满五百万缗，遣使遗北虏，赎之山後诸郡。如不我从，则散府财募战士，以图攻取。”後改曰左藏库，今为内藏库。（《皇宋类苑卷一（凡引此书，文依武进董氏刊七十八卷本，又校以杭州文澜阁六十三卷本，凡七十八卷本注出《归田录》而六十三卷本注出他书者不录）案：又见於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一）

仁宗时宦官虽有蒙宠幸甚者，台谏言其罪，辄斥之不吝也，由是不能弄权。《皇宋类苑》卷五

王沔字楚望，端拱初参大政，敏於裁断。时赵韩王罢政出洛，吕文穆公（蒙正）宽厚自任，中书多决沔。旧例：丞相侍漏於庐，燃巨烛尺尽殆晓将入朝，尚有留按遣决未尽。沔当漏舍，止燃数寸事都讫，犹徘徊笑谈方晓。上每试举人，多令公读试卷，素善读书，纵文格下者，能抑扬高下，迎其辞而读之，听者无厌，经读者高选。举子尝纳卷祝之曰：“得王楚望读之，幸也！”《皇宋类苑》卷八案：又见於《玉壶清话》卷八

治平中，公自定州归朝，既入见，退诣中书白执政以求致仕。执政曰：“康宁如是，又驻上意方厚，而求去如此之坚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若待筋力不支，人主厌弃後去，乃不得已也，岂得为止足哉！”因退归私第，坚卧不起。自青州至是三年，凡七上表，其子不可胜数，朝廷乃许之，以太保致仕。是时论者皆谓公精力克壮，未必肯决去，至是乃服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八案：又见於《涑水记闻》卷五，首句作“始平公自定州归朝”。）

吕中令(蒙正)，国朝三入中书，惟公与赵韩王尔，未尝以姻戚邀宠泽。子从简当奏补，时公为门下相。旧制：宰相奏子起家，即授水部员外郎加朝阶。公奏曰：“臣昔忝甲科，及第释褐，止授六品京官，况天下才能老於岩穴不能沾寸禄者无限，今臣男从简，始离襁褓，一物不知，膺此宠命，恐罹深谴。止乞以臣释褐所授官补之。”

因让，方允止授六品京官，自尔为制。公生於洛中，祖第正寝至易，簟亦在其寝。其子集贤贰卿居简，平时亲与文莹语此事云。《皇宋类苑》卷八案：又见於《玉壶清话》卷三

李文定公迪罢陕西都转运使还朝，是时真宗方议东封西祀，修太平事业。知秦州曹玮奏羌人潜谋入寇，请大益兵为备。上大怒，以为玮虚张虏势，恐朝廷，以求益兵。以迪新自陕西还，召见示以玮奏，问其虚实，欲斩玮以戒妄言者。文定从容奏曰：“玮武人，远在边鄙，不知朝廷事体，辄有奏陈，不足深罪。臣前任陕西，观边将才略，无能出玮之右者，他日必能为国家建功立事。若以此加罪，臣为陛下惜之。”上意稍解，

迪因奏曰：“玮良将，必不妄言，所请之兵，亦不可不少副其请。臣观陛下意，但不欲从郑州门出兵耳。秦之旁郡兵数为小册，常置囊中以自随，今未敢以进。”上曰：“趣取之。”迪取於囊以进，上指曰：“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，卿即传诏於枢密院发之。”既而虜果大入寇，玮迎击大破之，遂开山外之地。奏到，上喜谓迪曰：“山外之捷，卿之功也。”及上将立章献后，迪为翰林学士，屡上疏谏，以章献起於寒微，不可母天下。由是章献深衔之。周怀政之诛，上怒甚，欲责及太子，群臣莫敢言。迪为参知政事，候上怒稍息，从容奏曰：“陛下有几子，乃欲为此计？”上

大寤，由是独诛怀政等，而东宫不动摇，迪之力也。及为相，时真宗已不豫，丁谓与迪同奏事退，既下殿，谓矫书圣语，欲为林特迁官，迪不胜仇，与谓争辩，引手板欲击谓，谓走获免。因更相论奏，诏二人俱罢相，迪知郢州。明日，谓复留为相。迪至郢且半岁，真宗晏驾，迪贬衡州团练副使，谓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，仲宣至郢州，见通判以下而不见迪，迪惶恐以刃自刎，人救得免。仲宣凌侮迫胁无不至，人往见迪者，辄籍其名；或馈之食，留至臭腐，弃捐不与。迪客邓馀怒曰：“竖子俗杀我公以媚丁谓邪？邓馀不畏死，汝杀我公，我必杀汝！”从迪至衡州，不离左右。仲宣颇惮之，迪由是得全。至衡州岁馀，除秘书监、知舒州。章献太后上仙，时迪以尚书左右丞知河阳。上即位，召诣京师，加资政殿大学士，数日，复为相。迪自以受不世之遇，尽心辅佐，知无不为。吕夷简忌之，潜短之於上。岁馀，罢相出知某州。迪谓人曰：“迪不自量，恃圣主之知，自以为宋而以吕为姚崇，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！”（《皇宋类苑》卷十案：又见於《涑水记闻》卷八）

桑赞以旄节镇彭城，张文节在幕下。桑月给幕职厨料人十五千以下，文节家贫，食甚众，命倍给之。文节亦止取其半，或不得已过有所用，即具氛和之因闻於桑，归其馀於帑藏。赞虽武人，尝谓文节曰：“公异日必大用，恨吾老，不得见也。”“祥符中，文节为京东路转运使，奏称：“昔在桑赞幕下，知臣良厚，今赞死葬济州，子弟悉官於外，臣乞每遇寒食，暂至赞墓拜扫。”诏可之。自是岁一往，祭奉之礼如在。在相府，凡桑氏子孙来见者，待之有如骨肉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十案：又见於《墨客挥犀》卷八）

景佑中，王沂公曾、吕许公夷简为相，宋绶、盛度、蔡齐为参知政事。沂公素喜蔡文忠，吕公喜宋公垂，惟盛文肃不得志於二公。晚年王吕相失，交章奏退，一日，盛文肃致斋於中书，仁宗召问曰：“王曾吕夷简乞出甚坚，其意安在？”文肃对曰：“二人腹心之事，臣亦不能知，但陛下各询以谁可为代者，即其请可察矣。”仁宗果以此问沂公，公以文忠荐。一日，又问许公，公以公垂荐。仁宗察其朋党，於是四人者俱罢政事，而文肃独留焉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十六）

宰相王溥父祚，少为太原掾属，累迁宿州防御使。既老，溥劝其退居洛阳，居常快快。及溥为相，客或候祚，溥常朝服侍立，客不安席，求去，祚曰：“学生劳贤者起避耶！”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四，《事文类聚》後集卷四，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六、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集卷二十四案：又见於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二）

唐两京皆有三馆，而各为之所，所以逐馆命修撰文字。而本朝三馆合为一，并在崇

文院中。景佑中命修《总目》，则在崇文院，馀各置局他所，

盖避众人所见。《太宗实录》在诸王赐食厅，《真宗实录》在元符观。祥符中修《册府元龟》，王文穆为枢密使领其事，乃就宣徽南院使厅，以便其事。自後遂修《国史》、《会要》，名曰编修院。又修《仁宗实录》，而《英宗实录》同时并修，遂在庆宁宫。史馆领历日局，置修撰二员，宰相为监修。自置编修院，以修撰一人主之，而日历等书皆析归编修院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五案：又见於《春明退朝录》卷中）

唐时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时中书令、侍中皆正三品。大历中并升为二品。昔天福五年，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。国初，枢密使吴延祚以父讳璋加同中书门下二品，用升品也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五案：又见於《春明退朝录》卷上）

凡节度州为三品，刺史州为五品。唐内臣为中尉，唯赠大都督。国初，曹翰观察使判颍州，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。品同为知，隔品为判，自後唯辅臣、宣徽使、太子太保、仆射为判，馀并为知州。（《皇宋类苑卷》二十五案：又见於《春明退朝录》卷中）

梁祖都汴，庶事草创，正明中，邕於今右长庆门东北创小屋数十间为三馆，湫隘尤甚。

又周庐微道，咸出其旁，卫士驺卒，朝夕喧杂。每受诏撰述，皆移他所。至太平兴国中，车驾临幸，顾左右曰：“若此卑陋，何以待天下贤俊！”即日诏有司，规度左升龙门东北居府地为三馆，命内臣督役，晨夜兼作，不日而成，寻下诏赐名崇文院，以东廊为昭文馆书库，南廊为集贤院书库，西廊八经史子集四

部为史馆书库，凡六库，书籍正副本仅八万卷，斯为盛也。昭文馆本前世弘文馆，建隆中，以其犯宣祖庙讳，改焉。淳化初，以吕佑之、赵昂、安德裕、勾中正并直昭文馆，则本朝直昭文馆，自吕佑之等始也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九、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二案：又见於《青箱杂记》卷三）

集贤有直院、有校理，端拱初，以李宗谔为集贤校理，淳化初，以和 为直集贤院，则本朝直集贤校理，自和 、李宗谔始也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九案：又见於《青箱杂记》卷八）

史馆有直馆，有修撰，有编修，有校勘，有检讨。太平兴国中，赵邻几、吕蒙正皆为直馆掌修撰，而杨文举为史馆编修，是时修撰未列於职。至至道中，始以李若拙为史馆修撰。雍熙中，宋炎为史馆校勘。淳化中，以郭廷泽、董元亨为史馆检讨。则本朝直史馆、史馆编修、史馆修撰、史馆校勘、史馆检讨，自赵邻几、吕蒙正、李若拙、杨文举、宋炎、郭廷泽、董元亨等始也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九案：又见於《青箱杂记》卷三）

本朝三馆之外，复有秘阁图书，故秘阁置直阁，又置校理。咸平初，以杜镐为秘阁校理，後充直秘阁。则本朝直秘阁、秘阁校理，皆自杜镐始也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九、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二案：又见於《青箱杂记》卷三）

三馆谓（字同宣祖庙讳上一字）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。建隆

元年二月，避讳字，诏易名昭文馆。端拱元年五月，诏置秘阁於崇文院之中堂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九、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二）

唐翰林院在禁中，乃人主燕居之所，玉堂、承明、金銮殿皆在其间。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，工部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，如今之翰林医官、翰林待诏之类是也，惟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，盖相承阙文。唐制：自宰相而下，初命皆无宣召之礼，惟学士宣召。盖学士院在禁中，非内臣宣召，无因得入，故院门别设复门，亦以其通禁庭也。又学士院北扉者，以其在浴堂之南，便於应诏。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，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，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 门，此亦用唐故事也。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，彼时学士院在西掖，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，非若今人之东华门也。至如挽铃故事，亦缘其在禁中，虽学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门外，则其严密可知。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，亦设铃索，悉皆文具故事而已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二十九案：又见於《梦溪笔谈》卷一）

秘府有唐孟诜《家祭仪》、孙氏《仲响仪》数种，大抵以士人家用台棹享祀，类几筵，乃是凶祭，其四仲吉祭，当用平面毡条屏风而已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三十二案：又见於《春明退朝录》卷中）

凡封赠父母祖唯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绫纸、法锦 大牙轴，馀虽极品，止给白大绫纸、法锦 大牙轴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三十二案：又见於《春明退朝录》卷中）

石曼卿天圣宝元间以歌诗豪於一时。尝於平阳会中作《代意寄尹师鲁》一篇，词意深美，曰：“十年一梦空花委，依旧山河损桃李。雁声北去燕西飞，高楼日日春风里。眉耸石州山对起，娇波泪落妆如洗。汾河不断水南流，天色无情淡如水。”曼卿死後数年，故人关咏梦曼卿曰：“延年平生作诗多矣，独尝自以为平阳《代意》一篇最为得意，而世人罕称之。能令余此诗盛传於世，在永言耳。”咏觉後，增演其词，隐度以入《迷神引》声韵。於是天下争歌之。他日复梦曼卿致谢。咏字永言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三十四及卷四十六（注名贤诗话）案：又见於《泃水燕谈录》卷七）

浮图能诗者不少，士大夫莫为汲引，多汨没不显。予尝在福州，见山僧有朋有诗百馀首，其中佳句如“虹收千嶂雨，潮殿半江天”、“诗因试客分题僻，棋为饶人下著低”，不减唐人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三十六）

杨玠，靖恭虞卿之曾孙也，仕前伪蜀王建至显官，随王衍归後唐。以老得工部尚书，致仕归长安，旧居多为邻里侵占，子弟欲诣府诉其事，以状白玠，玠批纸尾云：“四邻侵我我从伊，毕竟须思未有时。试上含元殿基望，秋风秋草正离离。”子弟不敢复言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三十六）

真宗即位之次年，赐李继迁姓名，而复进封西平王。时宋（）、宋（白）、苏（易简）、张（洎）、在翰林，俾草诏册，皆不称旨。惟宋公（深颐上意，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，因进辞曰：“先皇帝早深西顾，欲议真封。属轩鼎之俄迁，建汉坛之未

逮，故兹遗命，特待眇躬。尔宜望弓箭以拜恩，守疆垣而效节。“上大喜。不数月，参大政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四十案：又见於《湘山野录》卷上）

夏英公（竦）虽举进士，本无科名，以父没王事授润州丹阳簿，即上书乞应制举，其略曰：“边障多故，羽书旁午，而先臣供传遽之职，立矢石之地，忘家徇国，失身行阵。陛下哀臣孤幼，任之州县。唯陛下辨而明之，若陛下以枕石漱流为达，则臣世居市井；若陛下以金 丹桂为材，则臣未忝科第；若陛下以鸠杖鲐背为德，则臣始逾弱冠；若陛下以荷戈控弦为盈，则臣生不绵历；若陛下令臣待诏公车，条问急政，对扬紫宸，指陈时事，犹可与汉唐诸儒方轡并 而较其先後矣。”真庙再三赏激，召赴中书，试论六首，一曰《定四时别九州圣功孰大论》，二曰《考定明堂制度论》，三曰《光武二十八将功业先後论》，四曰《九功九法为国何先论》，五曰《舜无为禹勤事功业孰优论》，六曰《曾参何以不列四科论》。是岁遂庆中制科。（《皇宋类苑》卷四十、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二十二、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集卷三十七）

丁晋公贬崖时，权臣实有力焉。後十二年，丁以秘监召还光州致仕，时权臣出镇许田，丁以启谢之，其略曰：“三十年门馆游从，不无事契；一万里风波往复，尽出生成。”其婉约皆此。又自夔漕召还知制诰，谢二府启：“二星入蜀，虽分按察之权；五月渡泸，皆是提封之地。”後云：“谨当揣摩往行，轨躅前修。效慎密於孔光，不言温树；体风流於谢傅，且咏苍苔。”（《皇宋类苑》卷四十案：又见於《湘山野录》卷上）

太宗飞白书张咏、向敏中二人名付中书曰：“二人者名臣，为朕记之。”向公自员外郎为谏议、知枢密院，止百馀日。咸平四年除平章事，後坐事出知永兴。驾幸澶渊，手赐密诏：“尽付西鄙，得便宜从事。”公得诏藏之，视政如常。会邦人大雉，有告禁卒欲倚雉为乱者，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庑下幕中。明旦，尽召宾僚兵官，置酒纵阅，无一人预知者。命雉入，先令驰骋於中门外，後召至阶，公振一挥，伏卒齐出，尽擒之，果各怀短刃，即席诛之。斲讫屏尸，命灰沙扫庭，张乐宴饮，宾从股栗。（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三、《合璧事类备要》後集卷十六案：又见於《玉壶清话》卷五）

李文靖公沆为相，王魏公旦方参预政事。时西北隅尚用兵，或至盱眙，魏公叹曰：“我辈安能坐致太平，得优游无事耶？”文靖曰：“少有忧勤，足为警戒。他日四方宁谧，朝廷未必无事。”其後北狄讲和，西戎纳款，而封岱祠汾，搜讲坠典，靡有暇日，魏公始叹文靖之先识过人远矣。（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二案：又见於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二）

仁宗景佑二年，置迺英、延义二阁，迺英在迎阳门之东北向，延义在崇政殿西南向。贾昌朝以书延进对，为二阁记注，命章得象等接续《帝学》。（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二）

仁宗天圣间，从夏竦之奏，增重制科之目。於是自贤良、方正以下，其科为六，自书判、拔萃以下，其科为四，验之以进策十卷，先之以过阁六论，荐之纠之以台谏。（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二）

《归田录》载德州长寿寺《舍利碑》云：“浮云共岭松张盖，明月与岩桂分丛。”亦与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同。（《密斋笔记》卷三案：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五互见）

胡旦有俊才，尚气陵物，尝大言曰：“应举不作状元，仕官不为宰相，乃虚生也。”及随计之秋，适座中闻雁，乃题诗曰：“明年春色里，领取一行归。”果魁天下。（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二十六）

王沂公与李文定公连榜取殿魁，又相继秉钧轴，文定镇并门，公均劳逸本乡，作诗寄之，略曰：“锦得隼曾相继，金鼎调元亦荐更。并上儿童公再见，会稽幢绂我偏荣。”或曰如此名实，何由企及，（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二十六、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十七（末注《续录田录》））

曾谏议致尧性刚介，少许可。一日，在李侍郎虚己座上见晏元献公，晏，李之婿也，时方为奉礼郎，谏议熟视之曰：“晏奉礼他日贵甚，但老夫耄矣，不及见子为相也。”吕许公夷简为相日，文潞公为太学博士，谒许公，改容礼接，因语之曰：“太博此去十年当践其位。”夏英公谪守黄州，时庞颖公司理参军，英公曰：“庞司理他日富贵远过於我。”既而四公皆至元宰。古之贵人多识贵人，信有之也。（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三十九）

种放字明逸，隐居终南山豹林谷，闻希夷之风，往见之。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扫庭除，曰：“有嘉客至。”明逸作樵夫拜庭下，希夷挽之而上曰：“君岂樵者，二十年後当有显官，名

声闻天下。”晚逸曰：“放以道义来，官禄非所问也。”希夷笑曰：“人之贵贱，莫不有命，君骨相当尔，虽晦迹山林，恐竟不能安，异日自知之。”後明逸在真宗朝以司谏赴司，帝携其手登龙图阁论天下事，及辞归山，迁谏议大夫，东封改给事中，西祀改工部祠郎。希夷又谓明逸曰：“君不娶可得中寿。”明逸从之，至六十岁卒。（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三十九）

初，寇莱公年十九擢进士第，有善相者曰：“君相甚贵，但及第太早，恐不善终，若功成早退，庶免深祸，君骨类卢多逊耳。”後果如其言。（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三十九）

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，善稗阖以迎主意。未几，以谏议知枢密院，君臣之会，隆替有限，圣眷忽解，曰：“昌言奏对皆操南音，朕理会一字不得。”遂罢。（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三十九）